

樂典

樂典卷第三十三

樂記九

賓牟賈第九

賓牟賈侍坐於孔子孔子與之言及樂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何也對曰病不得其衆也咏歎之淫液之何也對曰恐不逮事也發揚蹈厲之已蚤何也對曰及時事也武坐致右憲左何也對曰非武坐也聲淫及商何也對曰非武音也子曰若非武音則何音也對曰有司失其傳也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子曰唯丘之聞諸萇弘亦若吾子之言是也憲音

軒雅 法聲

此亦窮本知變之意但止論大武之樂爾賓牟姓賈名家語以為周人嘗時知樂者備戒擊鼓警衆也久謂備戒之後並行綴久之始作舞也遲猶病也象武王代紂憂不得衆心故先戒衆久乃出戰也咏歎長聲而歎也淫液聲音連延流液不絕也逮及也事戎事也象武王恐諸侯後至者不及戰事故吟思以遲之也蚤與早同謂初舞時即手足發揚蹈地而猛厲也賈言象武王及時伐紂戎事當行故不可緩然下文孔子言是太公之志則

此對非也武舞大武之人也坐跪也致至也憲讀爲軒輊之軒謂舞人忽有時而坐以右膝至地左足仰起也賈言非武坐以武舞之法無坐也然下文孔子言武亂皆坐是周召之治則武舞有坐此對亦非也淫貪欲也樂中有貪商之聲謂商聲衆紂尚殺伐商聲甚長則是武王貪欲紂之天下故取之也賈言武王非有貪商之心此非武音也孔子因問既非貪商之聲則是何樂音乎賈又言此典樂之官失其傳而時人妄說也若非失其所傳之真而謂武王實有心於取商則是武王之志有

荒繆矣豈神武不殺應天順人之志哉唯應之速而無疑也若似也萇弘周大夫之知樂者孔子適周嘗訪樂於弘孔子年三十歲當周景王二十三年魯昭公之二十年也孟懿子與南宮适見孔子學禮适言於昭公曰孔丘將適周觀先王之遺制考禮樂之所極斯大業也君盍以來資之臣請與俱往公與一乘車兩馬遂俱至周歷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則察廟朝之度嘆曰吾乃今知周公之聖與周之所以王也訪樂於萇弘弘謂劉文公曰吾觀仲尼有聖人之表言必稱先王躬履謙讓洽聞強記博物而不窮抑聖人之興者乎文公周上卿劉子所謂天地之中皆其人也弘亦盡忠王室而事文公死於趙鞅之難是也爲一句孔子於是然賈言而謂其言與弘相似遂以爲是也賈所對有非則不斥言者殆亦與人爲善之心與盖發聲音而

播諸器者有司掌之承訛襲舛有時而失傳通倫理而識于君子則不以久而遂泯者弘與賈可謂深知武王者矣

賓牟賈起免席而請曰夫武之備戒之久則既聞命矣敢問遲之遲而又久何也子曰居吾語女夫樂者象成者也總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大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語去聲女音汝大音泰

免席避席也孔子雖然其說而賈猶有未知者故復更端請問也聞命謂既爲孔子所許也備戒已久所謂遲也久立於綴是遲而又久也方氏曰上遲字音[illegible]

待也待諸侯之至也下遲字如本音謂遲而又久則遲之至也居猶安坐也賈禮

恭辭遜可與之言故使之居而語之象成象其成

功也制其聲容備其節奏凡其偃武修文之績見

於行列綴兆之間皆所以倣象之故將舞之時舞

人總持干盾如山立而不動象武王持盾以待諸

侯之至故曰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奮其威武象

太公鷹揚之志也亂樂之卒章也雝清合武勺告成功上篇

言復亂以武此言武舞將終行列皆坐象周公召

公文德之治盖以文而止武也此三言說盡武樂

之事盖孔子之所自得者而賈所對之非於是始

明焉武莫若太公故繫以太公文莫若周召故繫以周召君臣上下先武後文情見而義立矣祭統曰及入舞君執干戚就舞位君為東上冕而摠干率其群臣以樂皇尸是故天子之祭也與天下樂之諸侯之祭也與竟內樂之朝中在天子則天下之象也在諸侯則竟內之象也春秋晉平公時大師猶謂人主舞之然則象武王者君自舞也君冕服摠干而立舞者皆持戈矛與大夏異此所謂盡美矣而未盡善者與晉平公欲伐齊使范昭往觀焉景公賜之酒酣昭曰願請君之樽酌公曰進之晏子曰更之昭佯醉調大師曰能為我調成周之樂乎吾為子舞之大師曰冥臣不習昭趨而出公謂大師曰子何以不為客調成周之

樂對曰夫成周之樂天子之樂也若調之必人主舞之今施昭人臣也而欲舞天子之樂臣故不為也昭歸以告平公曰齊未可伐也欲犯其禮樂而其臣知之

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夾振之而駟伐盛威於中國也分夾而進事蚤濟也久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也復音伏綴知劣切分去聲

此孔子又言之成者出之一終每奏五曲一終為一成書云簫韶九成武則六成也武舞之位以象大司馬之四表大閱以四表為卒伍出入坐作進退之節舞位亦然周官大胥以六樂之會正舞位以序出入文武綴兆各有四表將大合樂而習之也陳氏暘曰先儒謂立四表於郊丘廟廷舞人自南表向二表為

一成自二表至三表爲再成自三表至北表爲三成乃轉而南向自一表至二爲四成自二表至三爲五成自三表至南表爲六成則天神皆降若八變則又自南而北至北爲七成自二表至三爲八成則地示皆出若九變又自三表至北表爲九成人鬼可得而禮焉當周都鎬在商南紂都朝歌在周北一成者舞人初自南第一位而北出則至第二位矣以商居北故也再成則從第二位至第三位象滅商也三成則從第三位至第四位極於北而反乎南象克殷而南還以周居南故也家語而南下有反字四成則從北頭第一位却至第二位象伐紂之後疆理南方之國也五成則從第二位至第三位乃分爲左右象周公居左召公居右

也家語分下有陜字後分夾亦作陜謂周公召公分陜而治也說見毛詩綴謂南頭之初位也六成則從第三位而復于南之初位樂至六成而復初位象武功成而歸鎬京四海皆崇武王為天子矣樂終而德尊也家語作崇其天子夾振之者總干中立兩司馬夾而振鐸以為節駟當為四振鐸則舞者以戈矛一擊一刺為一伐左右至再牧誓曰今日之事不過四伐是已象伐紂之兵勝殺遊劉所以盛威於中國也一說引君執干戚說舞位屬天子連下句但皆誥以崇訓充則未可通耳四伐或象四方征伐勝殷而越國者五十則亦有東征西討南征北伐之事矣又有說為駟駟之駟者謂元戎駟介三人同載夾持戈矛而擊刺伐地也非是分部

分也鐃者各有部分而振鐸者夾之而進也濟猶
成也鼓之而左右擊刺欲事早成也軍以鼓進以
金退未嘗退矣而久立於行綴之位象武王待諸
侯之集未嘗動也此又申言武始北出以下事皆
統於總干山立則所以崇之者豈待樂終乎武樂
之始終大槩不過蚤與久兩節而已蹈厲之已蚤
大將之戒勇也分夾之早三軍之養勇也備戒之
已久不敢輕大敵而易進久立以有待不敢迫諸
侯而速進敏以趨大時而以蚤爲貴則動如飄風
之不可禦緩以聽人心而以久爲貴則靜如磐石

之不可揺一急一緩俱不可偏然六成之舞其久之意常勝於叠者聖人無貪利之心迫而後應不得已而後動也故勺以大武告成曰載用有嗣實維爾公允師其是之謂乎

且女獨未聞牧野之語乎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封黄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投殷之後於宋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庶民弛政庶士倍禄濟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乗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車甲衅而藏之

府庫而弗復用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將帥之士使

爲諸侯名之曰建櫜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

也反鄭註讀爲及蔚音計行去聲艸許靳切建其展切櫜音高

將樂語也凡樂告備而旅有合語之禮牧野則其

道古以爲名者反讀爲及言克殷之後即至紂都

也家語作反商之政亦通牧誓曰至于商郊牧野武成曰反商政政由舊

今汲縣即牧野地殷後不曰封而曰投者舉而徙置之辭

也然封微子於宋在成王時此特歷敘黃帝堯舜

禹湯之次而言之耳其曰未及下車而封與下車

而封先後之辭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積土爲封

封比干墓崇賢也行猶視也商容禮樂官武王既式其閭使箕子視之道達殷勤而後復其位所以用賢也弛政解去紂之虐政也倍祿祿薄者倍增之也濟河而西布令既畢從紂都河陽(今懷慶)南度黃河至洛城(今洛州)西歸鎬京也散放也桃林在華山旁甲鎧也衅與釁同以血塗之也凡兵器之戴出則刃向前入則刃向後今載還鎬京而刃向後有似於倒故云倒載也建讀爲鍵鍵鎖也(家語作)櫜鞬兵器之具兵器皆以鍵櫜閉藏之示不用也封將帥爲諸侯賞其功也今詳文理名之曰建櫜一句

當在將帥之上凡此皆旅語偃武之事也

散軍而郊射左射貍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裨冕搢笏而虎賁之士說劒也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臣耕籍然後諸侯知所以敬五者天下之大敎也左射右射皆音石裨音皮賁音奔說音脫

散軍散放部伍歸之鄉也六鄉之地曰郊郊射習射於郊學以擇士簡德也左東學也在東郊射以歌貍首之詩爲節右西學在西郊射則以歌騶虞之詩爲節也貫穿也革甲鎧也軍中不習禮其射但主於穿札今既行禮射則此射息而不爲矣裨

循埤也天子六服袞冕以下皆爲裨逮于下大夫搢插也笏公及士所搢也見君則秉之虎賁以奔走有力言説解去也將帥自封爲諸侯以下皆易禮服則武士亦皆解去其佩劒矣陳暘曰古者虎賁之士雖多統之者下大夫二人而已大夫既冕笏故所統之士亦化之文王之廟曰明堂蓋酆宮也季秋之月大饗帝以文王配之事親如事天故民知孝也春朝秋覲故諸侯知所以臣其君躬耕藉田以供粢盛故諸侯知所以敬神蓋射饗禮容祀饗朝覲耕藉五者皆所以潛消其暴戾驁悍之習而開導其恭順孝敬之心使諸侯還國致

其國人即周頌所謂求懿德陳時夏者故曰天下之大教也武王治定功成而一變天下以文教然則武舞宜徒尚武而已哉

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冕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若此則周道四達禮樂交通則夫武之遲久不亦宜乎食音嗣更平聲大音泰

先立大教然後養老則禮備而樂具矣食禮有飯有殺雖設酒而不飲以飯為主故曰食也三老五更謂備三德知五事而壽考者三德至德為道本敏德為行本孝德知惡逆五事言貌視聽思大學在郊學之中一曰辟雝立四學在四郊

其費…處也辟廱居中北爲虞庠東爲夏學西爲殷學學干羽就東序學禮就瞽宗學書就虞庠辟廱唯天子養老及出師成謀受俘大射等就焉天子非事人者也躬執子弟之禮以事之首戴冕而手執干盾就舞位以樂之以此教諸侯然而不弟者未之有也陳氏暘曰七十者養於學達於諸侯周初因殷人以食禮其後脩燕饗而兼用之文王世子曰凡大合樂必遂養老天子視學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群老之席位焉適饌省醴養老之珍具遂發咏焉退脩之以孝養也言親袒衣割牲則適饌可知言執豆而饋則珍具可知食肉用醬各有所宜盛之以豆饋餉也言執爵而

酳則省醴可知酳漱口也以水曰漱以酒曰酳旨冕而總干則舞咏可知故又曰反登歌清廟既歌而語以成之也言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合德音之致禮之大者也反謂老更受獻畢皆立於西階下東面令皆次升就席乃使樂工登歌以樂之獻畢至旅酬語說稽道合清廟詩中德音下管象舞大武大合衆以事達有神興有德也正君臣之位貴賤之等焉而上下之義行矣維清象舞之曲也堂下以管奏之而不言征伐武頌大武之舞曲也庭中舞之惟言勝殷遏劉天子之樂須合大雅咏歎淫泆而其辭下武而尚文則合於羽籥可知矣下管之應鳴球也長貴則之

上宮合奏黃鍾之下宮則姑洗爲慢角及歌大呂則中呂爲清角以太簇之下宮合奏無射之上宮則蕤賓爲清徵及歌應鍾則夾鍾爲流徵此中聲以成九變者也宮爲君以角俏商爲臣以徵和神不可度以此達之德不可見以此興之君臣貴賤上下之義行而禮樂明備矣雖大夏合文武之中大氐本此所謂樂本知變也不然豈備樂哉四達者東西南北無所不達也交通者上下內外無所不通也功小則綴短而舞速今功大治徧矣舞綴遲久重禮樂也故曰不亦宜乎

樂典卷第三十四

樂記十

樂化第十

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生矣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致樂以治心者也

此承上篇禮樂交通而述君子之言蓋禮樂為治身心之本俄頃之間不可去之雖統同辨異二者相對而其本皆出於一禮之誠即樂之和樂之和

即禮之誠也致窮至也治理也樂由中出故以治心言之於聲音動靜詳審其哀樂喜怒和與不和以其和者理其心則性有養而氣不暴也易謂平易直謂正直子謂慈愛諒謂誠信朱子曰韓詩外傳子諒作慈良近是油然新生潤澤貌制樂由於禮義其音平和中正致此以治心則和而有節性常存而欲日消易直子諒油然而生矣生則樂謂善端之萌自然悅豫也春秋傳曰和聲入於耳而藏於心心億則樂是已樂則安謂心樂天理而厭人欲則處善之心不爲情蔽不爲物奪德性堅定

而能安矣安則始終如一無少間斷故能久也久
則真實無妄其靜也天天則變化無方其動也神
天者性之原也氣靜則性靜渾淪一本默成德行
雖不言而信自存也神者氣之主也性動則氣動
闢闔萬變訢喜感通雖不怒而威自著也信存於
中者非他也心之邪穢已盡則情反性性至命即
帝降之有恒也有恒故信感著於外者非他也心
之清明已還則神使氣氣就形即陰陽之不測也
不測故感此皆窮至之驗故申之曰致樂以治心
者也樂之感化人心至於天而且神可以識窮本

知變之妙矣樂感人心自是實事商頌曰我有嘉客亦不夷懌樂則安也周頌曰我客戾止永觀厥成安則久也孔子聞韶學之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久則天也黃帝作爲清角大合鬼神西大山之上風伯進掃雨師灑道乃奏咸池洞庭之野四時迭起萬物循生而莅褒六極天則神也

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嚴威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易慢之心入之矣

躬身也禮自外作故以治躬言之於天理人事詳審其節文儀則序與不序以其序者理其躬則僞可去而誠可著也視聽言動制於中者端莊而恭

敬則血氣心知飾於貌者嚴肅而威重自誠而形
而窮至之功驗矣心惟平易正直而無艱深險阻
此其洽於樂而平和者也不和則鄙而貪欲不樂
則詐而僞生不莊則失之輕易不敬則失之怠慢
不和不樂不莊不敬者生于內者也鄙詐易慢者
入自外者也日入則外誘使然非本心實有此惡
雖非本有然心既爲所奪則得以爲主於內故亦
謂之心也然則著誠去僞之心豈可斯須而少間
哉夫禮之著誠去僞在於修爲而樂之窮本知變
出於感通修爲者不可間斷感通者不可勉強禮

之誠真積功深則樂之和安久而化矣故此一節

以和樂莊敬合身心而言禮

故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樂極和禮極順內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顏色而弗與爭也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焉故德煇動於內而民莫不承聽理發諸外而民莫不承順故曰致禮樂之道舉而錯之天下無難矣錯音措

禮樂之所以能治身心者以其本之出於身心也動於內則能治心矣動於外則能治躬矣樂不離乎聲音動淤然必內有欣喜歡愛之和然後發之於聲音形之於動靜非和於內則不能成其樂故曰動於

內也微不出乎節文儀則然乃外有進退周旋之序然後節文由以立儀則由以行非序於外則不能成其禮故日動於外也極和極順謂樂自安禮自莊敬而推極之至乎精密則無斯須之不和不順矣內和而色和天神在我故民不與爭外順而貌順嚴威在我故民不生易慢心身無一時不治所以感人動物其效如此德以煇言乃英華發外之驗易直子諒之流通也理發諸外是動容周還之中禮自誠而形也爲德煇即顏色理發即容貌上泛言之此乃指其實爲日承聽則非徒不與爭也至樂無聲而自和日承順則非徒無易慢也至禮不讓而

自治如此則樂之本禮之誠本諸身心者徵諸庶民矣何以致此極效於民哉蓋聖人與斯民均備禮樂於性分但聖人先得我心之同然耳故舉而措諸天下此以心感彼以心應宜其易也此謂同民心而出治道

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故禮主其減樂主其盈禮減而進以進為文樂盈而反以反為文禮減而不進則銷樂盈而不反則放故禮有報而樂有反禮得其報則樂樂得其反則安禮之報樂之反其義一也報如字舊說音褒非

上言動於內外而再中之者和順出於身心既徹於治人然後報本反始以事鬼神也故祭義論鬼神報禮敎衆反始以及孝敬之至而引此證之自君子曰至此減謙損也盈充滿也進謂勇猛力進反謂曲終反始以禮言之禮減樂盈以用言之禮進樂反樂動於內情文美善爲人心之所喜故其體主盈禮動於外威儀繁多爲人心之所厭故其體主減減則退讓檢束其用當自勉強而行之以和故以進爲文如饗必至於百拜儀必至於三千是也盈則舒暢發越其用當自休止而抑之以節故以反

為文如燕樂必止三終簫韶必止九成是也禮既謙損若怠而不進則銷歇矣樂既充滿若往而不反則流放矣故禮有報必資於樂樂有反必資於禮報氣以臭神本昭于天也報魄以味鬼本歸于地也報賓以大饗人本天地之性也禮得其報皆由樂以和之周還進退從容不迫則樂不厭矣圜鍾起羽角六變反于圜鍾函鍾起徵商八變反于函鍾黃鍾起宮九變反于黃鍾樂得其反皆由禮以節之優柔平中曲終告闋則安所止矣禮之報也即樂之反始也樂之反也即禮之報本也禮樂

無濟而得中事理合宜而無貳故曰其義一也究
而言之達不神與有德我之天神也正君臣之位
貴賤之等我之嚴威也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
其義亦一而已矣
夫樂也者樂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樂必發於聲音
形於動靜人之道也聲音動靜性術之變盡於此矣
故人不耐無樂樂不耐無形形而不爲道不耐無亂
先王耻其亂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聲足樂而
不流使其文足論而不息使其曲直繁瘠廉肉節奏
足以感動人之善心而已矣不使放心邪氣得接焉

是先王立樂之方也 者樂音洛 耐與能同

上言達有神此言興有德樂者樂也兼歌舞言出於人情之所同歡誰能無之故曰不能免也發謂出於口聲音謂嗟歎詠歌形謂見於身動靜謂手舞足蹈道猶路也情發中節天下之達道也性術謂出由於性盡心統性情前曰心術形焉人心感物而動乃性之無恒時此曰性術之變變者情也情出由性則人心易為道心帝降有恒之本體也蓋於此謂歌舞皆率天性而不可過過則流放也形無楷聲容不為道者不率天性以欲忘道如鄭

衛之樂是也亂謂淫蕩以至亡國喪家鄉樂雜於
清商其亂自漢魏比鄭而來亦已遠矣先王恥人
情無節故制爲雅頌聲詩以道迪之聲謂聲與器
諧雅琴雅瑟合笙鐘笙磬頌琴瑟合歌鐘磬文謂樂之篇章王政廢興在雅
不在頌盛德形容在頌不在雅雅辭多故匏竹吹之頌詞少故一倡三歎聲足樂者樂
其道以制欲而不至於流文足論者論其理以成
章而不至於息論倫無患樂之情也宛轉曰曲徑
出曰直衆多曰繁微小曰瘠棱隔曰廉圓滑曰肉
終止曰節始作曰奏樂律之清濁高下隨分而作
以會其宜使足以感動人之善心而已既正之以

雅頌又調之以律呂其音安以樂則貌肅敬而心慈愛使哀厲滌濫盡皆銷化故放肆之心邪僻之氣不得接於吾身焉是乃先王立樂之方法也蓋嘗審之樂必歌投頌吹合雅琴瑟以詠之鐘鼓以和之嘽緩而不噍殺此謂曲直笙磬以合之簫管以齊之節節而不粗厲此謂繁瘠清角以倡之流徵以隨之勁正而不流僻此謂廉肉籥舞聽鞉鼓控楬壎篪以作止和動而不伏成此謂節奏是其立方法以節人情不越乎八者之外矣故曰樂得其反則安方氏曰曲者聲之柔若絲是也直者聲之剛若金是也繁者聲之雜若笙是也

瘠者聲之純若磬是也廉者聲之清若羽是也肉者聲之濁若宮是也節者聲之制若徵是也奏者聲之作若合是也琴瑟尚宮鐘尚羽石尚角歌者在上琴瑟並起匏竹在下笙磬同音宮羽相變小大相成徵作則宮止商和則宮合故云然

是故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在族長鄉里之中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在閨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故樂者審一以定和比物以飾節節奏合以成文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附親萬民也是先王立樂之方也

上言興起德性此言默成德行蓋樂語必言父子君臣長幼之道而其理亦形見於樂故耳之於聲

也天下本有同聽然正樂隨地而流行倫理因人
而感化宗廟之中主敬族長鄉里之中主順閨門
之內主親同聽者各一其感則和於敬而自不慢
和於順而自不逆和於親而自不踈紀綱正而倫
理明矣一者心也心一而所應者不一蓋有血氣
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作樂必先審人聲
之所由形喜樂合同敬愛絕無哀怒以發之則所
發有一定之和矣定調和之曲比八音之物以飾
音曲之節節以止樂而奏以作之一節一奏倡和
清濁相合而成五聲之文則由中而出者相生相

長如陰陽之變化雖至於九成而一者未嘗變也此謂窮本知變此謂天則神凡在同聽此其所以合和者與合和至親至嚴之倫附親其至疏至衆者此謂比類以成行盡樂發於吾心而感於人心無二理也再言先王立樂之方者陳氏暘曰五聲所以爲一者以宮爲之君也十二律所以爲一者以黃鍾爲之本也故審宮聲則五聲之和定審黃鍾則十二律之和定及比於器物宮倡商和奏中聲以爲節節奏合則成五降之文道三靈之氣宮爲君商爲臣子角爲萬民皆見於象矣由前則

先君臣後父子重輕之序也由後則先父子後君臣家國之序也用之祭祀燕私者施及邦國飲射則疏遠者亦皆親附非中聲合於宮商之所感與故曰黃鍾以本之中正以平之雍平鄭衛不能入也

故聽其雅頌之聲志意得廣焉執其干戚習其俯仰詘伸容貌得莊焉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行列得正焉進退得齊焉故樂者天地之命中和之紀人情之所不能免也詘音屈要平聲行戶剛切

上言樂以和禮比言禮之節樂聲莫重於升歌雅

頌皆用黃鍾正宮舞莫重於大武天子冕而摠干故樂周道所重也綴表也所以表行列也兆域也舞者進退所至也要猶會也周官大胥以六樂之會正舞位是已節奏謂籥舞作止武舞與之相要會兩階各分行列進旅退旅也命教也紀總要之名也雅以施王道頌以贊成功樂聲作則同聽者内之為志意發由天性和親和敬和順皆無一毫私欲自蔽故曰得廣外之為威儀執干戚以習其動止首之俯仰身之屈伸皆一於敬故容貌得莊依綴兆之位隨節奏之會故行列得正進退得齊

禮爲之節故也由是觀之天地之性得於心者鮮克盡之志意充廣則和順積中達於君臣父子長幼之道皆性之流行矣是樂爲天地之教命也中和之氣形於身者鮮克致之曰莊曰正曰齊則英華發外皆由樂爲之紀紀散則樂淫亦猶禮爲衆之紀紀散則褻亂也夫樂有本有文本立則文備矣文成則化行矣其始也本人情而作其終也人情亦必由樂而治聞其聲則攝其心習其容則檢其身此所以不至於亂也然則人情於樂雖欲勿用其可得乎故又言不能免以總結上文

夫樂者先王之所以飾喜也軍旅鈇鉞者先王之所以飾怒也故先王之喜怒皆得其儕焉喜則天下和之怒則暴亂者畏之先王之道禮樂可謂盛矣儕音柴

禮中有樂則嚴而泰樂中有禮則和而節非天子建中和之極何以致此故末復歸諸先王蓋王者喜怒天下休戚係焉儕類也皆得其儕言各從其類喜以物之當喜而非私喜怒以物之當怒而非私怒也喜當其類非善不喜則自閨門以及於邦國以朝廷以及於鄉黨無有不和者矣怒當其類非惡不怒則暴民不作而五刑不用諸侯賓服而

兵革不試無有不服者矣人情之發易私難公公於喜怒不過順乎人情耳而德之所施者傳威之所及者廣則豈可以爲僞哉夫禮有五軍居一焉以飾喜爲樂則飾怒爲禮矣禮節民心樂和民聲皆由慎感如此由是知先王之道徵諸庶民極和極順如上所言則禮樂正其盛者也禮樂達於天下人皆不容斯須去身非是道也天地不能以自爲命中和不能以自爲紀則禮之必資於樂也章章明矣故猶以樂化名篇云一說天命有德制樂以賞諸侯天討有罪軍旅以遏暴亂當自賞罰言亦通

樂典卷第三十四終

樂典卷第三十五

樂記十一

師乙第十一

子贛見師乙而問焉曰賜聞聲歌各有宜也如賜者宜何歌也師乙曰乙賤工也何足以問所宜請誦其所聞而吾子自執焉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夫歌者直己而陳德也動己而天地應焉四時和焉星辰理焉萬物育焉贛與貢同

承上樂化德成則可以游於藝矣樂師辨乎聲詩
故以此終篇子貢孔子弟子衛人端木賜也師樂
官名乙正義曰魯之大師瞽而無目知音者聲歌謂詠聲以諸音必
鼓琴瑟各有宜言取詩之興趣以理其情性使合
於宜也周官大師教詩以六德為之本以六律為
之音註謂子貢此問人性也本人之性莫善於律
合人聲為音曲曰歌歌既宜則氣順性也賤工樂
人稱工誦其所聞蓋述周官之教執猶處也大師吹律
為聲又使其人作聲合之聽人聲與律呂聲合謂故為音合曲曰歌歌性所宜見於聲氣則六德知
仁聖義中和也人生而靜天之性也六德以是為本而後

中和故屢言之寬柔則有容矣既靜而且正則仁聖而有禮禮恭則德盛猶頌美盛德之形容也廣大而又疏達則有別矣既靜而且信則知仁而聖猶大雅用於朝會發先王之德政之大者也恭儉則有敬矣好禮則恭而能安不至於勞儉而能惠不至於固其猶小雅用於燕饗以逮群下政之小者乎正直清廉則有執矣既靜而且謙義行於禮風之發乎情止乎禮義者如之此皆歌之以養其德者也肆直者義之勇慈愛者仁之情義不勝仁習成柔性商音剛決濟其柔焉則沉潛剛克矣溫

良者仁之本能斷者義之用仁不勝義晝成剛性齊音柔緩濟其剛焉則高明柔克矣此皆歌之以正其偏者也直已則循理而無所枉陳德則因性而無所隱有此德而宜此歌則是身以德立復其正直德以歌發見於敷陳也動已謂德煇之動自不能隱也應謂有感和謂不乖理謂不亂育謂生成人之歌也與陰陽相為流通物象相為感動故有四者之應也豈非氣順性者與天應雲門地應咸池奏角則和青陽發徵則和朱夏動商則和西顥騁羽則和玄冬歌大呂而日在虛歌應鍾而日在尾歌南呂而日在亢歌函鍾而日在星歌中呂而日在參歌夾鍾而日在奎冬用春律寒谷生黍鄒衍能之聲終

叓授其次曰変出変出未終雲起雪飛漢元帝能之彈琴而奏清角狂風至而玄雲起叓統能之正月用夾鍾歌春光好柳杏微拆唐玄宗能之然則四者之應豈虛語哉

故商者五帝之遺聲也商人識之故謂之商齊者三代之遺聲也齊人識之故謂之齊明乎商之音者臨事而屢斷明乎齊之音者見利而讓臨事而屢斷勇也見利而讓義也有勇有義非歌孰能保此識音志

樂以歌爲本詩以聲爲用頌及風雅誦其文而說其義協於律而播於絃皆有理可見惟商之韶濩沿舜九歌齊之武音因武王之事以見太公之志文久而息節奏久而渝故商非全五帝之聲齊非

全三代之聲特其遺聲而已凡樂必文之五聲播之八音歌者詠聲以諧音故言歌以聲音為次序宋為商後商人謂宋人也周人兼用六樂宋正考父得商頌於周之大師周之禮樂盡在魯而魯師摯適齊商頌歌於宋豈魯頌歌於齊與明者不敵之謂保循安也言安於勇安於義而不移也肆直而濟之以慈愛不以慈愛而蔽其肆直是明乎商之音者也故臨事而屢斷即德性本然之肆直也溫良而濟之以能斷不以能斷而蔽其溫良是明乎齊之音者也故見利而讓即德性本然之溫良也臨事屢斷則明道義而無疑配道義而不懼故曰勇

見利而讓則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故曰義勇與義固人之本有也然非歌乎商音則臨事敝於慈愛而難驟斷非歌乎齊音則見利敝於能斷而不能讓故曰孰能保此訓詁之學興而聲歌之學微矣俗樂詞曲腔調雖有聲歌而無義理文溺音之尤也可勝歎哉宋音燕女溺志齊音敖辟喬志所謂齊所歌也彷周詩足樂而外不淫色內不害德文足論而可以修身及家平均天下及其衰也則與鄭衛同矣亦僧郊樂變爲樂府又變小詞爲北曲至於南戲非惟無義理而律呂亦亡矣欲復正樂惟於聲音義理以求中和而已

故歌者上如抗下如隊曲如折止如槀木倨中矩句

中鉤纍纍乎端如貫珠故歌之爲言也長言之也說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子貢問樂 隊音墜槀苦老切倨音据中去聲句紀具切纍力追切說音悅

此歌詩之方法也抗言聲之發揚如舉而高隊言聲之重濁如墜而下 樂府雜録曰善歌者必先調其氣氤氳自臍間出至喉乃噫其詞即分抗隊之音既得其術即可致遏雲響谷之妙 曲言其回轉而齊也折猶旋也止言其闋後而定也槀木枯木也 度曲見上

註 倨微曲也句甚曲也倨則居而不動有方之體故中矩句則屈而不直有曲之體故中鉤自常而

入變也纍纍累屬貌端正也聲之相繼或高或下

或倨或句或曲或止正如貫珠之相連也長言之

引其聲也嗟歎和而續之也既論歌之形狀復論

歌之始終始於悅而形於言終於不知手舞足蹈

則歎之至也毛詩曰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此先長言而後嗟歎蓋一人倡三人和之主樂聲而言詩先嗟歎而後詠歌者蓋先嗟嘆其詞之善而後歌之至於孟子言樂惡可已先足蹈而後手舞亦一時之言

曰子貢問樂者蓋結上文而題其事也陳氏

暘曰仲尼門人知樂者惟子夏問及樂者惟子貢

而已豈二子達於詩仲尼嘗悅而進之與大戴禮

曰凡雅二十六篇其七篇商齊可歌也故曾子南歌聲若出金石莊周與之寧戚商歌桓公用焉蓋商齊二音皆可以砥礪德性而正其偏故子貢問及而師乙所申言之然子貢達於政非不能臨事而發斷也但累於貨殖見利未必能讓耳然則其所宜歌者可知矣漢藝文志儒家公孫尼子二十八篇序在孟子之上註云七十子之弟子而不言其出處與子思同特其所論天地感萬物有與中庸相似疑亦衛程以所記子夏子貢皆衛人而子思亦皆在衛也戴記緇衣篇於出其書宗師仲尼亦醇儒也正義曰尼子次撰樂記通天地貫人情辨政治故細解之師乙所對疑簡失次今依史記所定云

樂典卷第三十五

樂典卷第三十六

詩樂

通曰古者燕饗通用之樂歌比其遺聲也每句之中字字律呂堂上之歌皆用黃鍾以象君堂下合樂則用清商以象臣其二南之詩事殷之義乎子朱子得諸趙彥肅以爲詩樂今從之俗呼正宮越調與蔡元定所録燕樂相同因併以合四一上勾尺工凡六五譜爲夫樂居六經之一雖備於聲容而其本原則詩也史記孔子刪詩關雎之亂以爲風始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

大雅始清廟為頌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四始則學者所當肄也周衰樂崩錯雜無倫賴聖人正之故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當時必有聲譜不止於辭而今不傳觀笙詩有其義而無其辭則有聲可知已清廟之瑟不以簫管亂人聲故有倡有歎倡者發歌句也歎者繼和其聲也詩詞之外必有聲字散聲以發其趣雅則合以匏竹春秋傳伶簫及鹿鳴之三是已風亦名鄉樂末乃合之故謂之亂燕禮曰笙入三成遂合鄉

樂若舞則勺勺告成大武之樂歌也蓋韶奏黃鍾武奏無射孔子所以合韶武者謂雅頌用黃鍾爲宮鄉樂皆無射清商故兩用是觀之此講之傳豈無自哉世疑其直以一聲協一字無復倡歎而不知頌與風雅體固殊也惟合樂笙歌並作淫哇得以亂之故論爲邦曰樂則韶舞放鄭聲後世有作因是審焉本九德之歌爲九成之樂用雅頌之正戒鄭衛之淫則古樂興矣大戴禮言凡雅二十六篇以鹿鳴爲首漢晉自製詩易之雅逸亡高帝時唐山夫以作房中安世歌十七章以准關雎之亂風亦亡唐裴耀卿守宣州燕飲歌南陔六詩聽者感泣蓋惜俗樂哀聲

以爲僞爾儒生後爲矣
談其欺世盜名如此

升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三終 學記宵雅肄三官其始也首肄此三

雅每篇爲一終

呦黃清六 呦南高工 鹿蕤勾 鳴姑高一 食南高工 野姑高一 之太四 苹
黃合 我蕤勾 有林尺 嘉應高凡 賓南高工 鼓林尺 瑟南高工 吹黃清六 笙
林尺 吹蕤勾 笙林尺 鼓南高工 簧姑高一 承應高凡 筐黃清六 是姑高一
將南高工 人林尺 之南高工 好黃合 我姑高一 示林尺 我南高工 周太清
高五 行黃清六 ○ 呦黃合 呦姑高一 鹿蕤勾 鳴姑高一 食林尺 野南高工
之太清高五 蒿黃清六 我林尺 有南高工 嘉應高凡 賓黃清六 德南高工
音蕤勾 孔姑高一 昭林尺 視姑高一 民南高工 不黃清六 恌姑高一 君

應高凡子黃清六是姑高一則蕤勾是姑高一傚南高工我林尺有[illegible]

工旨黃合酒姑高一嘉林尺賓南高工式應高凡燕南高工以太清高五

敖黃清六○呦黃合呦姑高一鹿太四鳴黃合食太四野黃合之蕤勾芩

姑高一我蕤勾有南高工嘉應高凡賓南高工鼓南高工瑟南高工鼓

黃清六琴林尺鼓蕤勾瑟林尺鼓姑高一琴南高工和應高凡樂黃清六

且姑高一湛南高工我林尺有南高工旨黃合酒姑高一以林尺燕南高

工樂黃合嘉應高凡賓南高工之太清高五心黃清六

鹿鳴三章章八句黃鍾清宮俗呼正宮下同

四黃合牡姑高一騑蕤勾騑姑高一周太四道黃合倭蕤勾遲姑高一豈

林尺不南高工懷應高凡歸黃清六王蕤勾事姑高一靡林尺盬南高工

我林尺心黃合傷應高凡悲黃清六○四黃合牡姑高一騑林尺騑南高

一嘽應高凡嘽南高工駱太清高五馬黃清六豈蕤勾不林尺懷應高凡

歸南高工王蕤勾事姑高一靡黃合盬黃合不林尺遑姑高一啟太四處

黃合○翩黃清六翩姑高一者林尺鵻姑高工載姑高一飛應高凡載

林尺下南高工集蕤勾于南高下苞蕤勾栩林尺王太四事黃合靡蕤勾盬

姑高一不林尺遑南高工將太清高五父黃清六○翩黃清六翩姑高一

者蕤勾鵻姑高一載林尺飛應高凡載林尺止南高工集林尺于南高工

苞蕤勾杞姑高一王蕤勾事姑高一靡林尺盬南高工不黃合遑蕤勾將

太四母黃合○駕黃合彼太四四黃合駱姑高一載林尺驟南高工駸黃

六駸林尺豈林尺不南高工懷應高凡歸黃合是太四用黃合作蕤勾歌

姑高一將應高凡毋黃合來太清高五念黃清六

四牡五章章五句黃鍾清宮

皇黃合皇南高工者林尺華南高工于林尺彼姑高工原林尺隰南高工

駪蕤勾駪林尺征蕤勾夫姑高一每應高凡懷南高工靡太清高五及黃清六

○我黃合馬姑高一維蕤勾駒姑高一六黃清轡姑高一如林尺

濡南高工載林尺馳南高工載黃合驅姑高一周蕤勾爰姑高一咨太四

諏黃合○我黃六馬林尺維應高凡騏黃清六六林尺轡南高工如蕤勾

絲姑高一載林尺馳南高工載蕤勾驅林尺周應高凡爰黃合咨太清高五

諆黃清六○我黃清六馬林尺維應高凡駱南高工六蕤勾轡姑高一

沃林尺若南高工載蕤勾馳南高工載蕤勾驅林尺周黃合爰南高工

容太清商五詢黃清六

皇皇者華五章章四句黃鍾清宮已上皆黃鍾爲宮林鍾爲徵太簇爲商南呂爲羽姑洗爲角應鍾爲變宮蕤賓爲變徵隨歌辭抑揚爲五音之等非叶字本音也下皆倣此

笙入奏南陔白華華黍三笙詩皆無詞乃閒歌魚麗笙由庚無詞歌南有嘉魚笙崇丘無詞歌南山有臺笙由儀無詞三終儀禮三笙一和而成聲謂笙工必用四人也堂上升歌畢則堂下吹笙一詩爲一終謂之笙入若閒歌則閒代而作堂上先歌魚麗則堂下吹由庚爲一終共二終三終皆如之

魚黃清六麗姑高一于蕤勾罶姑高一鱨太四鯊黃合君蕤勾子林尺有應高凡酒南高工旨林尺且南高工多黃清六○魚黃合麗太清高五于

太四 罶黃清六 魴夾勾 鱧姑高 一 君蕤勾 子林尺 有蕤勾 酒姑高 一 多蕤勾

且林尺 旨黃合 ○ 魚黃合 麗太清高五 于應高凡 罶黃清六 鰋林尺 鯉南

高工 君蕤勾 子姑高 一 有林尺 酒南高工 旨林尺 且南高工 有黃合 ○ 物

黃清六 其姑高 一 多應高凡 矣南高工 維蕤勾 其姑高 嘉林尺 矣南

高工 ○ 物黃合 其林尺 旨蕤勾 矣姑高 一 維南高工 其蕤勾 偕姑高 一 矣

林尺 ○ 物黃合 其太四 有黃合 矣姑高 一 維應高凡 其南高工 時太四 矣

黃清六

魚麗六章三章章四句三章章二句黃鐘清宮

南黃清六 有林尺 嘉應高凡 魚南高工 烝應高凡 然南高工 罩姑高 一

罩南高工 君林尺 子南高工 有蕤勾 酒姑高 一 嘉應高凡 賓黃清六 式

林尺燕南高工以太清高五樂黃清六○南黃清六有南高工嘉蕤勾魚

姑高一烝蕤勾然姑高一汕林尺汕南高工君林尺子南高工有黃合酒

姑高一嘉黃合賓姑高一式太四燕黃合以南高工衎黃清六○南黃清

六有太清高五樛應高凡木應高凡甘黃清六瓠林尺纍南高工之黃清

六君黃合子太四有黃合酒姑高一嘉太清高五賓黃清六式應高凡燕

南高工綏太清高五之黃清六○翩黃合翩太四者黃合鵻姑高一烝林尺

然南高工來蕤勾思姑高一君黃清六子姑高一有林尺酒南高工嘉

蕤勾賓姑高一式太四燕黃合又南高工思黃清六

南有嘉魚四章章四句黃鐘清宮

南黃清六山太清高五有應高凡臺南高工北應高凡山南高工有太清

高五基六黃清樂尚應凡只六黃清君高應凡子高南工邦尺林家南
工高之六黃清基尺林樂勾蕤只尺林君高南工子高姑一萬合黃壽姑
一南無四太期合黃○南合黃山高姑一有勾蕤桑高姑一北合黃山姑
一高有四太楊合黃樂勾蕤只尺林君高應凡子高南工邦尺林家高南工
之合黃光尺林樂高應凡只六黃清君勾蕤子高姑一萬尺林壽高南工
無尚太五清疆六黃清○南六黃清山尺林有高應凡杞高南工北尺林
高山高南工有高太五清李六黃清樂高應凡只六黃清君高應凡子南
工民高南工之勾蕤父高姑一母尺林樂勾蕤只尺林君勾蕤子高姑一
德勾蕤音高姑一不四太已合黃○南合黃山四太有合黃栲高姑一北
高南工山勾蕤有高姑一杻尺林樂勾蕤只尺林君高應凡子高南工遐

林尺不南高工眉太清高五壽黃清六樂應高凡只黃清六君蕤勾子姑

高一德應高凡音南高工是林尺茂黃清六○南黃清六山姑高一有

蕤勾枸姑高一北應高凡山黃合有太清高五楰黃清六樂應高凡只黃合

君應高凡子南高工遐南高工不蕤勾黃姑高一耇林尺樂蕤勾只林尺

君蕤勾子姑高一保黃清六艾南高工爾林尺後黃清六

南山有臺五章章六句黃鍾清宮朱子曰宮聲逝濁不敢用用則宮主尖徵樂忌臣民徵君故商聲不得過宮聲亟鍾不敢聲以避役宮聲也黃鍾九寸最濁清聲則四寸半黃鍾君象非諸宮所能役故虛其正而不用所用祇其再生之變者就再生之變又缺其半於正聲三寸九分即含少清宮也琴絃少宮合大絃奏之

笙入三成遂合鄉樂關雎鵲巢三終合樂謂歌笙與衆樂供作

堂上歌堂下笙磬合奏此六詩也言三終者二南各三終也

關黃清六關南高工雎林尺鳩南高工在黃合河姑高一之太四洲黃合

窈林尺窕南高工淑黃清六女姑高一君黃清六子林尺好南高工逑黃清六

○參黃清六差南高工荇林尺菜南高工左林尺右南高工流無下凡

之黃清六窈中上窕林尺淑無下凡女姑高一寤太四寐姑高一求太四

之黃清六求黃清六之南高工不林尺得南高工寤姑高一寐中上思南高工

服林尺悠姑高一哉中上悠姑高一哉太四輾黃清六轉南高工反無下凡

側黃清六○參黃清六差無下凡荇南高工菜林尺左太清高五右林尺

采南高工之黃清六窈姑高一窕中上淑林尺女南高工琴林尺瑟姑高一

友太四之姑高一參太四差黃合荇姑高一菜林尺左

林尺右姑高一芼林尺之南高工窈黃清六窕南高工淑林尺女太清高五

鍾黃合鼓南高工樂無下凡之黃清六

關雎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八句無射清商俗呼越調下同

葛黃合之太四覃姑高一兮太四施太四于姑高一中太四谷黃合維中上

萋南高工萋無下凡萋太四黃南高工鳥無下凡于南高工飛林尺集中上

于林上灌無下凡木太四其黃清六鳥南高工喈無下凡喈黃清六

○葛黃清六之太清高五覃林尺兮黃清六施林尺于南高工中無下凡

谷黃清六維林尺葉南高工莫南高工莫蕤勾是黃合刈姑高一是太四

濩姑高一為林尺絺姑高一為太四綌姑高一服太四之姑高一無太四

斁黃合○言黃清六告姑高一師南高工氏林尺言林尺告姑高一言

太四歸黃合薄黃合汙姑高一我太四私姑高一薄姑高一澣中上我林尺
衣南高工害南高工澣林尺害無下凡否太四歸黃清六寧南高工父林尺
母黃合

葛覃三章章六句無射清商

采黃清六采姑高一卷林尺耳南高工不林尺盈姑高一頃林尺筐南高工
嗟中上我林尺懷無下凡人太四寘黃合彼姑高一周太四行黃合○
陟黃清六彼無下凡崔南高工嵬林尺我林尺馬姑高一虺南高工隤林尺
我中上姑林尺酌南高工彼無下凡金姑高一罍太四維太清五以林尺
不南高工永無下凡懷黃清六○陟黃清六彼南高工砠黃清六
矣林尺我黃合馬姑高一瘏太四矣黃合我中上僕姑高一痡林尺矣南

高工 云黃清六 何南高工 吁無下凡 矣黃清六

卷耳四章章四句無射清商

維黃合 鵲姑高一 有中上 巢林尺 維黃清六 鳩無下凡 居南高工 之林尺

之中上 子林尺 于無下凡 歸太四 百黃清六 兩林尺 御南高工 之黃清六

○維黃合 鵲林尺 有南高工 巢林尺 維林尺 鳩姑高一 方太四 之黃合 之

林尺 子黃合 于林尺 歸姑高一 百太四 兩黃合 將太四 之黃合 ○維黃清

六 鵲無下凡 有南高工 巢林尺 維南高工 鳩林尺 盈南高工 之黃清六 之

黃清六 子南高工 于姑高一 歸林尺 百太清高五 兩林尺 成南高工 之黃清

鵲巢三章章四句無射清商

于黃清六 以南高工 采林尺 蘩南高工 于林尺 沼姑高一 于太四 沚姑

高一于黃合以姑高合用太四之姑高一公黃清六侯南高工之無下凡

事黃合○于黃清六以林尺采黃合蘩南高工于太四㵎黃合之太四中

姑高一于姑高一以南高工用林尺之南高工公黃清六侯南高工之

太清高五宮黃清六○被黃清六之太清高五僮南高工僮林尺夙太清高五

夜姑高一在南高工公黃清六被黃合之姑高一祁太四祁姑高一薄

林尺言南高五還無下凡歸黃清六

采蘩三章章四句無射清商

于黃合以南高工采林尺蘋南高工南姑高一㵎林尺之南高工濱林尺

于林尺以姑高一采中上藻林尺于黃合彼姑高一行太四潦黃合○于

黃合以姑高一盛太四之姑高一維黃清六筐南高工及林尺筥南高工

于（林尺）以（姑高一）湘（中上）之（林尺）維（林尺）錡（南高工）及（無下凡）釜（黃合）○

于（黃清六）以（南高工）奠（黃合）之（姑高一）宗（林尺）室（姑高一）牖（太四）下（黃合）

誰（中上）其（南高工）尸（無下凡）之（林尺）有（黃清六）齊（南高工）季（無下凡）女（黃合）

采蘋三章章四句無射清商（已上皆無射爲宮中呂爲徵黃鍾爲商林鍾爲羽太簇爲角南呂爲變徵凡十一律選相爲宮皆宗黃鍾故曰清商也）

右燕樂各止三終者以反爲文也（黃鍾清宮起調即以清宮畢曲合亦如之）諸侯燕禮大射以爲正樂下達大夫士庶人鄉飲酒禮皆用之鄉射正樂惟合樂三終而已獨燕禮下管新宮無傳焉（管即笙也新宮小雅逸篇叔孫婼逆女于宋宋昭公

（賦之政以爲斷干）天子之樂頌合大雅故曰其在朝廷則道仁聖禮樂之序燕處則聽雅頌之音蓋臨下議政口之所道非德性不言言之有序即雅頌所奏者也象勺謂象箾南籥止令二南而不他及他及則鄭衛矣故天子不聽以養德也此謂宮羽相變角徵接而以喉唇齒舌唇送轉五聲張子曰古樂不可見蓋爲今人求古樂太深始以古樂爲不可知只以虞書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求之得樂之意蓋盡於是詩只是言志歌只是永其言而已只要轉其聲令人可聽今之歌者亦以轉聲

而不變單爲著歌長言時却要入於律律則知音者想之知此聲入得何律古樂所以養人德性中和之氣後之言樂者止以求哀故晉平公曰音無哀於此乎哀則止以感人不善之心歌亦不可以太高亦不可以太下太高則入於噍殺太下則入於嘽緩蓋窮本知變樂之情也斯言眞確論哉歌法物物脫喉首物貫鍾全出自喉淵氣使清轉及唇上則次物爲南呂回復牙舌之間則脫爲徵宮變徵矣又轉至牙則喉爲姑洗蓋南呂爲黃鍾羽徵賓爲角呂羽生姑洗爲角徵應于大呂圜鍾與夷則鍾求相應皆謂所不及餘倣此窮不謂性静知樂謂高下由靜出也

樂典卷第三十六終